本報即現登廣告須知
當依法保障此啓
事務所 四川路四八十號
電話 中央六五一五及六五一六號

羅漢寶 卓別麟 羅漢寶

不潔之交媾

□袁履登是歟迷（超老）

袁履登原是阿拉同鄉的有數人物、第六次徵求會開幕的那一天晚上、他老先生、當然和裏冶聊、方椒伯等同與其盛、袁先生在南波興觀會、看實得了許多忙、那回鄉會幾位職員、自然要請他演說幾句、誰知他老先生一講竟三句不離本題、開口幾句、即以京劇爲例、他因爲看看比他先輩的一位王東園先生、講得很透切、很起勁、聽的人、都多爲之動容、那袁先生見機生變、破口便說、剛才東園先生演說的長光、精神充足、好像京劇中之三本鍘公鷄、其刀其槍、打了這樣的有勁兒、我年紀雖然沒有比東園先生來得者之耳目、這好比唱京劇的於「三本鍘公鷄」之後、再唱一本「太君辭朝」、未免有些不妥啊、這都是袁先生的客氣話、不過人家聽了、都說袁先生是謙遜、所以前天西藏路寧波旅滬同鄉會嘉璣撰句曰、粉澤大鴉、並頒書紙篆文、合藝繡繡之、會員于大舞台、計到陳嘉璣陳嘉祥般春虎孫乃卿何頤堂任長海伍月華周信芳朱德芳孫少棠陳永奎于鄰和等、公推任長海先赴廣舞台道地、穗以晉尊皇室、由軍樂隊送往、諸藝員遂鼓出發、迨抵華仙團同人鳴候門上、燃竹歡迎、既延入、駐蹕、諸藝員面之行三鞠躬禮、禮畢、所謂男星者、又可稱之爲甘世紀之最、有人道者矣、

□伶聯會爲羣仙團懸綵（得彼）

伶界聯合會前晚決贈羣仙影女劇團堂綵一聯、特表敬仰而志紀念、特煩嘉璣撰句曰、粉澤大鴉、並頒書紙篆文、合藝繡繡之、會員于大舞台、計到陳嘉璣陳嘉祥般春虎孫乃卿何頤堂任長海伍月華周信芳朱德芳孫少棠陳永奎于鄰和等、公推任長海先赴廣舞台道地、穗以晉尊皇室、由軍樂隊送往、諸藝員遂鼓出發、迨抵華仙團同人鳴候門上、燃竹歡迎、既延入、駐蹕、諸藝員面之行三鞠躬禮、禮畢、奏樂、樂畢、羣仙團招待進茶點、席立、陳嘉璣起立致詞、羣仙團全體起鳴謝、茶點畢、留諸藝員面曲、食因事興辭、乃復燃竹歡送焉、

□評銀鎗盜（任矜蘋）

□王元龍君偉大之成功

余昔嘗評「美人計」、對於該劇之分幕表演、未能得余充分之滿意、而於佈景之偉大、服裝之精美、則甚欽佩之、故「美人計」之成績、雖未能如余未觀時之勃發、而大中華百合諸君子在「美人計」片中所貢獻之精神、足以導引以後出品之進展也、故余之結論雖屬遲於大中華百合諸君子、望其特此勇往向前之精神、以造成中國電影界事業有爲之成功、最近該公司以「王氏四俠」一劇、與上海觀衆獻見、收獲極美滿之聲譽、且列入新游編之一、今人頗多以爲此徽班戲係從徽州來者、實誤會也、今該班以尚能得觀衆歡迎、正在添製新行頭、俾俟尚在編排中之「精忠報國」「雪寃志」二劇出演時可應用云、

□大中國之「紅孩兒」自中央新、中央開映後、頗得各界之美譽、聞自本月二十起將在恩派亞開映云、（禹）

□電筒射走謝樂天

自女彈詞家謝樂天在色中師傅堂說書以來、頗受地方人士所歡迎、長日無事者、真不趣之若驚、距上月二十五日晚、在未開書之前、有水警巡官鮑某、正與謝樂天談話之際、突有水警多人、持電筒類類向鮑二人之面上射觀、鮑某以若驚意存侮辱、大憤、挺身而出、向該水警等毆擊、該水警亦不甘人相讓、一時拳頭與巴掌齊飛、秩序爲之大亂、後幸經有魯仲連者出爲調解、一場風波、始告平靜、而謝樂天等則亦以長安居大不易、乃於翌日結束行裝、忽忽遄返滬上矣、

□徽班戲（銀槍盜）

丁山歲闌、大世界於新建之共和樓中、有徽州戲一項之添設、按此徽州戲班、向在常州南鄉一帶演唱、蓋草台班一類也、去冬始由毛潤霖毛爲常州之又鋪人、向爲常州各鄉草台班之外班頭、外班頭者、即類如滬上之廣告攬客、專事兜攬頭等、建台演戲者、而外班頭則從中得一九折之介紹費、邀之來滬、加入大世界、且列入新游編之一、今人頗多以爲此徽班戲係從徽州來者、實誤會也、今該班以尚能得觀衆歡迎、正在添製新行頭、俾俟尚在編排中之「精忠報國」「雪寃志」二劇出演時可應用云、

□王仰樵（三將軍）

王仰樵君、電影男明星也、近在新人影片公司、飾歌女愚片中之楊士元、飛劍女俠中之老館師、義俠孤兒中去當神、爲人至和藹、交際頗廣闊、識者多樂與之友、

□姚豫元不問影事（羅保）

上海舞台的經理姚豫元、既是中央影片公司的董事、又是執行委員、所以日間開映影戲後、中央影戲公司就提出抗議、說京戲與本公司並不衝突、所以你做上海的經理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開映影戲、是全體股本公司的營業的、須請你三思之、幾個戲單、正與東所同意、本人不能獨自阻撓、公司既然這麼說法、本人只管京戲、不管影戲好了、于是將經營影戲的全權移交給趙柏友、從此不再關問上海的影戲事業、

□雪中鳳死妹夫（羅保）

張慶奎、是現在播第一舞台的賽中鳳的妹夫、曾經幫過劉漢臣、武生花臉都成、與漢臣分手後、就自己單到大烟台去、與松樓分手後、自己單到大裏頭好、說好把他帶回去做幫角兒、前天慰儂見他手雅歌、知道慰儂與張慶奎通過事的、見慰角兒裏頭並沒有他、向慰儂問起、慰儂扼腕道、可惜得很、已經死在大連了、這人也知道死者與雲中鳳是親戚、連忙去報告雲中鳳、雲中鳳的悲傷、自不必說、至于設法盤柩回鄉、也是善後的第一樁要緊事情、（西門）

□董天厄懷才遇知己（麟玉）

董天厄憑着他數十年唱新戲的經驗、和自小吃飽的墨水、在新劇界編劇人才果、也算得上一個、近年來常春恆老闆排什麼「開天闢地」、老董爲看報答知己起見、在他原有職務之外、終是通宵的用功、「開天闢地」爲着種種關係、遲未開演、常老闆又不幸被刺、這齣戲也就不聲不響了、要是常老闆不死、開演起來、終有些味兒的、所以雖則沒有唱、老董能編舊劇的能耐、却早已大家知道了、更新舞台主周筱卿、全老董是老資主、得着消息、很爲快活、去年開幕、就把他請去當編劇、今年開演的「天下第一機」、雖則有老脚本、因爲終是不膏、所以老董就全着劉寒香二人、悉心改編、又加着周老闆自己監製、彩頭、就擱托得格外有勁、開演之後、滬上著名編劇者都很贊賞、老董的辛苦、終算遇着知己了、

□賽卓別麟之來歷（鏡手）

約二星期前、上海大戲院忽來一賽卓別麟、其英文名則與卻利卓別麟之丑角也、賽卓別麟藍絲毫無異、人有不知其來歷者、詢於余、余乃亦答「却利卓別麟」、打官司之結果、其卻利竟失敗、賽卓別麟反獲勝訴、如今只有新自杭州回滬的溫雪艷、及鄭璧更新、霍麗華、盧翠蘭、武雙林、……都在家候着搭班、盧翠蘭、她們現在想進永安公司天韻樓大舞班演唱、盧翠蘭、武雙林、已經託人向該公司接洽、武雙林願帶全副武行藝員、每月索包銀四百五十元、但公司方面嫌她太多、彼此還在商議之中、盧翠蘭在舞台上、至少要拿四五百元一月、但進了公司、因爲可以不耐忙、三十天算一月、包銀又非常綽得住、情願每月只要二百四十元、可是公司方面、只肯出二百元、相差既不甚遠、或許可以成議、隔了十數天、說許有天了、另一個女伶、要顯出要緊的樣子、去客氣一番、甚名誰姓、必宜佈中之北門守將□

□姚孫二嫁三次遇史（者使花護）

鳳艷老五、從前在長沙做的時候、芳輪叫實玉、生意好得了不得、唐生智狠賞識她、狠想拿十斛明珠將她聘去、她的見地極是、說榮枯不常、喜慕雖測、與其嫁過去、朝夕戰戰兢兢的担着心事、還是不嫁的好、所以就拒絕了他、遷地爲良、剩不容綻、便到北京天津去逛了一趟、在這兩處的戲園子裏、仍叫實玉、去年上春頭、又回到上海來、與老朋友蔣敬老四在新會樂合鋪房間、老四做面子、她做夾裏、生意倉實有張四勢、後來她一想長此依人作嫁、究竟不是個事情、因此與老四說明白、想獨幹一下、這是人望高處走的大問題、別人不使不能到中央、便自鋪房間（也有新會樂）、芳輪可改了現在的鳳艷了、

□姚孫二嫁三次遇史（者使花護）

鳳艷老五、從前在長沙做的時候、芳輪叫實玉、生意好得了不得、唐生智狠賞識她、狠想拿十斛明珠將她聘去、她的見地極是、說榮枯不常、喜慕雖測、與其嫁過去、朝夕戰戰兢兢的担着心事、還是不嫁的好、所以就拒絕了他、遷地爲良、剩不容綻、便到北京天津去逛了一趟、在這兩處的戲園子裏、仍叫實玉、去年上春頭、又回到上海來、與老朋友蔣敬老四在新會樂合鋪房間、老四做面子、她做夾裏、生意倉實有張四勢、後來她一想長此依人作嫁、究竟不是個事情、因此與老四說明白、想獨幹一下、這是人望高處走的大問題、別人不使不能到中央、便自鋪房間（也有新會樂）、芳輪可改了現在的鳳艷了、

□幾個沒搭班的女伶（張飛）

今年上海各舞台、咸以女伶爲台柱、於陰盛陽衰之中、女伶早已各搭其班、如今只有新自杭州回滬的溫雪艷、及鄭璧更新、霍麗華、盧翠蘭、武雙林、……都在家候着搭班、盧翠蘭、她們現在想進永安公司天韻樓大舞班演唱、盧翠蘭、武雙林、已經託人向該公司接洽、武雙林願帶全副武行藝員、每月索包銀四百五十元、但公司方面嫌她太多、彼此還在商議之中、盧翠蘭在舞台上、至少要拿四五百元一月、但進了公司、因爲可以不耐忙、三十天算一月、包銀又非常綽得住、情願每月只要二百四十元、可是公司方面、只肯出二百元、相差既不甚遠、或許可以成議、隔了十數天、說許有天了、另一個女伶、要顯出要緊的樣子、去客氣一番、甚名誰姓、必宜佈中之北門守將□

□姚孫二嫁三次遇史（者使花護）

鳳艷老五、從前在長沙做的時候、芳輪叫實玉、生意好得了不得、唐生智狠賞識她、狠想拿十斛明珠將她聘去、她的見地極是、說榮枯不常、喜慕雖測、與其嫁過去、朝夕戰戰兢兢的担着心事、還是不嫁的好、所以就拒絕了他、遷地爲良、剩不容綻、便到北京天津去逛了一趟、在這兩處的戲園子裏、仍叫實玉、去年上春頭、又回到上海來、與老朋友蔣敬老四在新會樂合鋪房間、老四做面子、她做夾裏、生意倉實有張四勢、後來她一想長此依人作嫁、究竟不是個事情、因此與老四說明白、想獨幹一下、這是人望高處走的大問題、別人不使不能到中央、便自鋪房間（也有新會樂）、芳輪可改了現在的鳳艷了、

□名花鳳艷五娘
道、時常露出要
靠鬆她的痕跡、
發表什麼意見、老四只好漫應道、好的、所以合作到中秋、便自鋪房間（也
有新會樂）、芳輪可改了現在的鳳艷了、